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二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陳振興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明 馮琦 原編

陳邦瞻 增輯

蒙古連兵

理宗端平二年春正月丙辰詔孟珙屯黄州珙留襄陽招中原精鋭之士萬五千餘分屯漅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以備蒙古名鎮北軍遂以爲襄陽都統制　六月蒙

古主命子奎騰將諾海等侵蜀特們德爾張柔等侵漢扣肯布哈及察罕等侵江淮　秋七月蒙古將扣肯布哈侵唐州全子才等棄師走趙范帥兵敗蒙古于上閘兒還　冬十月蒙古奎騰入蜀次鞏昌金總帥汪世顯降時金亾郡縣皆降獨世顯堅守不下奎騰至世顯率其衆持牛酒迎謁奎騰謂之曰吾征討有年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世顯曰有君在上賣國市恩之人諒所不取淵端大悅戒其下秋毫勿犯俾世顯仍舊職即日令

帥所部從征世顯遂截嘉陵進趨大安　十二月蒙古
奎騰入沔州殺知州事高稼稼在沔葺理創殘招集流
散皆襁負歸之及數與蒙古力戰竒功甚多至是奎騰
自鳳州入西川東路之師多敗遂擣西池谷距沔九十
里吏民議退保大安稼言於制置使趙彦吶曰今日之
事有進無退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
深入若合皇俗兵退守内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彦
吶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蒙古自白水關入六

股抹距沔六十里沔無城依山為阻穟升高鼓譟盛旗鼓為疑兵彦吶至蜀口檄帳前總管和彦威以軍還沔召小校楊俊何璘以兵㑹又選精兵千人命王宣帥以助之已而蒙古大至何璘遁沔州遂陷衆擁穟出戸穟叱之不能止敵圍殺之彦吶聞穟死沔州破乃進屯青野原蒙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為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半夜截戰遂觧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

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僊人關

三年春正月蒙古兵攻洪山張順翁成大等以兵捍禦

蒙古將特們德爾侵江陵統制李復明奮戰死之　三月

襄陽北軍主將王旻等作亂時制置使趙范在襄陽以

王旻李伯淵樊文彬黄國弼等為腹心朝夕酣狎了無

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既而南北軍交爭范失

於撫馭於是旻伯淵焚襄陽城郭倉庫相繼降於蒙古

時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財粟在倉庫者無慮三

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為蒙古所有金銀鹽鈔不與焉南軍將李虎乘勝刼掠城中為之一空襄陽自岳飛收復以來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兩陲一旦灰燼詔以趙范失於撫御削三官仍舊職任　時師屢為蒙古所敗襄漢淮蜀日急帝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已監察御史王萬謂泳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令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因為條具沿革事宜泳從其言草詔進略曰數年之間多難

已甚偽讐金之寖滅而蒙古之與隣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滅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又曰兵民之死戰闘户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骼胔相望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政以為緩䘏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　是月蒙古陷隨郢州荆門軍　八月蒙古陷棗陽軍德安府　九月壬午御前諸軍統制曹友聞與蒙古戰於大安軍陽平關敗績

攻之初友聞帥師扼仙人關諜報蒙古合番漢軍五十餘萬至友聞謂弟友諒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蒙古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軍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以為不可彥呐不從友聞乃遣弟友諒及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鋭萬人夜渡江潛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蒙古兵果至

萬出逆戰蒙古巴圖魯及諾海帥步騎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創令諸軍舉烽友聞分所部爲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旁而令虎銜枚突陣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濘淤沒足宜候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西軍素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闘黎明蒙古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

死而已於是血戰愈厲與竒俱死卒盡沒蒙古兵遂長驅入蜀一月之間成都利州潼州三路俱陷沒西蜀所存唯夔州一路及潼川順慶府而已　冬十月壬寅蒙古兵陷固始縣　丙午蒙古奎騰兵雖成都入文州知州劉鋭通判趙汝鄕乗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鋭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尸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鋭及其二子自刎死汝鄕被

執嚮殺之軍民同死者數萬人　十一月蒙古扣肯布哈入淮西蘄舒光州守臣皆遁扣肯布哈合三州人馬糧械趨黃州遊騎自信陽趨合肥詔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韡過和州為淮西聲援　蒙古特們德爾攻江陵史嵩之遣孟珙救之珙遣張順先渡而自以全師救之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　蒙古將察罕攻真州

知州丘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悉蒙古兵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於胥浦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敵兵少却岳曰敵衆十倍於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爲三伏設砲石待之於西城敵至伏起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岳選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越二日皆引去

嘉熙元年冬十月蒙古扣肯布哈攻黄州孟珙帥師救却之遂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砲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蒙古令巴圖爾 所將杈木巴圖爾 者皆死

因為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巴圖爾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為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壩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壩路士皆奮躍死戰會池州都統制吕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引去淮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鬻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屨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召置帳下遂累功勞超擢至職

二年春正月巳未詔史嵩之趙葵援黄州安豐其立功

將士等第亟具名以聞　二月蒙古再遣王檝來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僉書樞密李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悔當守元約可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踴奚啻倍蓰矣史嵩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督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招集山砦係国江流皆今所當為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虛捐歲月坐失事功　三月己丑命將作監周次說為蒙古通好使　九月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

萬閤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穿兩濠攻具皆數倍於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壩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壩下焚之皆為煨燼又於串樓内立鴈翅七層俄砲中壩上衆驚杲乗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其子庶監吕文德聶斌伏精鋭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而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　冬十月以孟珙為荆湖制置使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

餽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及至岳州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召諸將指授方畧發兵深入遂復郢州荆門軍三年三月孟洪遣兵及蒙古戰三戰皆捷遂復信陽光化軍樊城襄陽因上疏曰取襄不難而守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寔在乎事力之不給耳襄陽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戰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

衛軍襄郢降人置先鋒軍　八月蒙古諾海將兵入蜀制置使丁黼聞之先遣妻子南歸自誓死守至是諾海自新井入詐竪宋將旗黼以為潰卒以旗榜招之既審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而死蒙古遂取漢邛簡眉蓬州遂寧重慶順慶府尋引還黼帥蜀為政寛大蜀人思之　十二月孟珙諜知蒙古諾海等帥衆號八十萬南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

駐松滋為夔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户谷及蒙古至珙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凡璟時知峽州帥兵迎拒於歸州大垭砦得捷於巴東遂復夔州

四年春正月蒙古張柔等分道入侵　二月癸丑以孟珙為四川宣撫使珙遂興屯田條具上流事宜會諜知蒙古於襄樊信陽隨州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於鄧之

順陽乃分兵撓其勢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其必因糧於蔡遣兵火其積聚遂拜四川安撫使知夔州節制歸峽鼎澧軍馬玠至鎮招集散民為寧武軍以降人回鶻阿里巴圖爾為飛鶻軍釐蜀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且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尋兼夔州路制置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秭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以李庭

芝權施州建始縣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教之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戈而耕敵至則悉出而戰珙下其法於所部行之　夏四月蒙古復使王檝來檝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疾卒遣使歸其柩於蒙古淳祐元年十一月蒙古諾海部汪世顯等復入蜀進圍成都制置使陳隆之固守彌旬誓與城存亡部將田世顯潛送款於蒙古乘夜開門北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守臣王夔

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爾勿降也遂見殺漢州兵三千出戰城閉盡為蒙古所屠　十二月蒙古伊埒黙色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伊埒黙色曰吾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詐當誓死無辱吾君已而馳抵淮上守將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生死頃刻閒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爾貸伊埒黙色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而已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二年二月蒙古伊克諾延耶律珠格自京兆取道商房以趨三川遂攻瀘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郢州一軍屯沙市一軍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又遣一軍屯涪州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由是諸將稟命惟謹

冬十月蒙古陷通州屠其民守將杜霆棄城遁　十二月蒙古兵攻敘州都統楊大全戰死

三年春正月蒙古張柔分兵屯田於襄城　秋七月蒙

古兵破大安軍忠義副總管楊世安守魚孔隘力戰却之詔以世安就知大安軍

四年五月蒙古兵園壽春呂文德率諸軍禦之　六月以呂文德為淮西招撫使未幾文德敗蒙古兵於五河復其城　十二月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峰直至三汊無有限隔乃修復内隘十有一别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

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匱蓄洩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千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

五年五月詔沿江湖南江西湖廣兩浙制帥漕司共造輕捷戰船置遊擊軍壯士分備捍禦　七月蒙古察罕會張柔掠淮西至揚州而去

六年十一月蒙古兵侵荆湖江淮之境攻拔虎頭關遂至黄州

余玠守蜀

理宗淳祐三年二月以余玠為兵部侍郎四川制置使玠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嘗作長短句謁淮東制置使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泝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推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為麤人斥之為僧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

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至是加制置使知重慶府蜀中財賦入户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寳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二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無幾國用益窘至是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副使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繆或遥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玠至築招賢

館于府左供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士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所在州郡以禮遣之髙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才而任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璡冉璞兄弟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皆不至聞玠賢兄弟相率詣謁玠賓禮之館穀加厚居數月無所言玠乃更闢别館以處之且

常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餘請見玠屏人曰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勝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遂不謀於衆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璡為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為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讙然

同辭以為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棊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又移金戎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屯兵聚糧為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

十年冬十月余玠出師抵興元不克玠慷慨自許有挈故地還天子之語數年之間建城堡築關隘增屯堡邊

警稍息於是一意出師率諸將廵邊直擣興元遇蒙古將汪德臣鄭鼎大戰而還

十二年二月蒙古將汪德臣城沔州未幾又城利州自是蒙古且耕且戰蜀土遂不可復　冬十月蒙古汪德臣將兵掠成都薄嘉定四川大震余玠率諸將愈興元用等夜開闗力戰始僻去

寶祐元年五月甲午召余玠還　六月庚申以余晦為四川宣諭使代余玠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

又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刼掠蜀人苦之初玠帥蜀至嘉定夔帥所部迎謁纔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弊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為沸旗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恐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夔在蜀雖久

有威名孰與吳氏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一日曦為叛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豨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决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纔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錯愕相顧不知所為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下拜夔至玠斬之乃薦成為文州刺史會戎州帥欲舉

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將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而世安素結丞相謝方叔子姪至是求援於方叔方叔遂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朝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帝惑之於是世安乃與玠抗玠鬱鬱不樂玠專制四蜀凡有奏疏詞氣不謹帝不能平會徐清叟入對語及玠因言玠不知事君之禮陛下何不出其不意而召之帝不答清叟曰陛下豈以玠握大兵召之

或不至耶臣度玠素失士心必不敢帝然之乃以資政殿學士召而以知鄂州余晦代之　秋七月余玠卒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賔客皆有常度至於修學養士輕徭以寛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寳慶以來蜀閫未有能及之者然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賊之口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廉得士情然寄耳目於羣小故人多

懷疑懼至是聞召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之　薛應旂曰宋之不競若天有以限之者纔得一人讒忌即入自其盛世固已有之熙豐以後類不相容迨於南渡日甚一日迨嘉寶間金國雖亡蒙古方熾余玠治蜀措置有方猶足以為一木之支而謝方叔徐清叟之徒必為疑間以致之死嗚呼玠死之後不特蜀非宋有而國祚亦從可知矣尋又籍玠家財以犒師若非忠義之士有不解體者哉

二年八月下利州西路安撫王惟忠大理獄余晦帥蜀惟忠潛通北國遂下獄竟斬於市 九月追削余玠官秩奪其子晦告身先是待御史吳燧等論玠聚斂罔利七罪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庾之積以歸詔簿錄玠家財以犒師賑邊如孫遂認錢三千萬徵之累年始足

真魏諸賢用罷

理宗寳慶元年八月罷直學士院真德秀先是嘉定中德秀為起居舍人兼東宫講官言事不避權貴知宰相

史彌遠欲以爵禄縻天下士慨然謂劉鑰曰吾徒須急
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為從官者遂力請外帝初即
位自知潭州召為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對勸帝以容
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頗納之時又召魏
了翁為起居郎了翁開禧初以武學博士對策諫開邊
事出知嘉定府尋築室白鶴山下以所開於輔廣李燔
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及是
與德秀同召而洪咨夔亦入為考功員外郎咨夔言事

尤剴切因論臺諫失職有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宫而已臺臣深衘之會上書言濟王事者甚衆彌遠以為患有梁成大者以知縣秩滿待遷諂事彌遠家幹萬昕昕一日言真德秀當逐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昕為達其語遂擢監察御史成大因與莫澤李知孝等論德秀所主濟王贈典非是遂命德秀提舉玉隆宫咨夔亦鐫二

秩去成大渾知孝三人共為彌遠鷹犬凡忤彌遠意者
三人必相繼擊之於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為三
凶又目成大為成犬　冬十月貶魏了翁官罷真德秀
祠禄初胡夢昱以論濟王事逐了翁出關餞之李知孝
遂指了翁首唱議論將擊之彌遠猶畏公議外示優禮
改權工部侍郎了翁力以疾辭乃出知常德府諫議大
夫朱端常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德秀奏劄詆誣
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閣待制罷

祠李知孝上書乞追削流竄德秀以正典刑梁成大亦
奏言大佞似忠大辨若訥或好名以自鬻或立異以自
詭或假高尚之節以要名或飾矯偽之學以欺世言若
忠鯁心實回邪一不察焉薰蕕同器涇渭雜流矣言不
逹變謀不中機或强辨以為能或詭訐以市直或設奇
險之說以駭衆聽或肆詭誕之論以惑士心所行非所
言所守非所學一不辨焉枘鑿不侔矛盾相激矣䰟了
翁雖從追竄人猶以為罪大罰輕真德秀狂僭悖繆不

減了翁相羊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彌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為已甚乃止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了翁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一百卷訂定精密先儒所未有也德秀既歸蒲城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紹定六年十一月召魏了翁為文華閣待制了翁應詔

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一曰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二曰復二府之典以集衆議三曰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曰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曰復經筵之典以熈聖學六曰復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曰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曰復聽言之典以通下情九曰復三衙之典以強主威十曰復制閫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别利害燦若白黒上讀之為感動　戊辰禮部郎中洪咨夔進對帝問以今日急務

洛夔言進君子退小人開誠心布公道因乞召用崔與之真德秀魏了翁帝納之命洛夔與王遂並拜御史洛夔謂遂曰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陛無分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羣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揚廷出令震撼

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
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
大權大政亦累舉矣然中書之弊端其大者有四一曰
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
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充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
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時樞密院編修官陳塤
亦上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秦檜
死所任不過万俟卨沈該耳韓侂胄死所任不過史彌

遠耳此今日所當謹也次言内庭當嚴宦官之禁外庭當嚴臺諫之選於是宦者陳洵益除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塤出知常州塤史彌遠之甥紹定初嘗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葢指賈妃及彌遠也彌遠謂塤曰吾甥殆好名耶塤曰好名孔孟所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遂力辭職直聲動一時

端平元年春正月秘書郎蔣重珍上五事且曰隱蔽君

德昔咎故相故臣得以專詆權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辯君子小人重珍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此為難辯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重珍每草奏必齋心盛服有密啓手書削槀帝嘉其忠實　冬十月召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時江淮帥闖有進取中原之議德秀上封事言移

江淮兵甲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進德秀為户部尚書入見帝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進因言于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陛下欲祈天永命惟存乎敬而已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娱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此皆足害敬今天心厭亂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

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了翁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辯以為進退人材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次及修身齊家選宗賢建内小學等皆切於上躬者又言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單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晝漏下四十刻而退帝皆嘉納之　時又召徐僑為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帝慰諭之顧見僑衣履垢獘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為

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才
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横斂
軍怨於捂尅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
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又言今女謁閹宦相為囊槖
誕為二豎以膏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
下不此之慮而躭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却走矣
時貴妃閻氏方有寵而内侍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及
之帝為之感動明日手詔罷邊帥之尤無狀者申警羣

臣以朋黨為之戒命有司裁節中外浮費而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

二年三月以真德秀參知政事以疾辭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宮德秀奏言息民講武上嘉納之　五月真德秀卒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皆頌都城人時驚傳頑洞奔擁出闗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

塞聚觀不置史彌遠以是忌之輒擯不用而聲聞愈彰且慨然以斯文自任不因學禁之餘而少有疑沮後學宗之晚年帝始有意向用而德秀遽殞天下以為恨

十一月以魏了翁同僉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以魏了翁往江淮京湖督視軍馬了翁在朝凡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世急務帝將引與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且言了翁知兵體乃命出視師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陛辭御書唐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

了翁開幕府於江州以吴潛為參謀官趙善瀚馬光祖為參議官

三年二月召魏了翁還時廷臣多忌了翁故謀假出督以外之再二旬復以建督為非召之還而帝不悟於是了翁固辭求去　夏四月魏了翁罷了翁乞歸田里不允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殿中侍御史李韶上疏曰了翁刻志學問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比者樞庭之詔未幾改鎮未久有旨予祠不知國家人材炳然有

稱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台輔不報　帝時又召崔與之以為參知政事不至與之自成都乞歸廣州每有除命皆力辭不起及拜廣東安撫會摧鋒軍士作亂縱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慕屬甘心焉與之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而散因即家治事帝注想彌切召參大政與之力辭帝乃遣使趣之且訪以政事之當行罷者人材之當用舍者與之上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

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愈於此葢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為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則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推用老成然以正人為迂濶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為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教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進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于敢諫之臣忠

於為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寄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為先儻不兼聽

而獨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為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獻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來變故層出盜賊跳梁雷雹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寮凡有絲髮夤

緣者孰不乘間俟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
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採
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
其所問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
能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與之控辭至於十三
疏不許
三年九月鄭清之喬行簡罷召崔與之為右丞相兼樞
密使復辭不至　十一月以魏了翁知紹興兼浙東安

撫使未幾了翁卒

史嵩之起復

理宗紹定五年春正月以史嵩之為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

端平元年六月以入蔡功加史嵩之兵部尚書　九月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罷

三年二月以史嵩之為淮西制置使

嘉熙二年二月詔史嵩之以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荆湖

南北路江西軍馬置司鄂州

三年春正月以史嵩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兩淮四川京湖軍馬嵩之既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侶劉應起李韶趙汝騰等皆以不合逐去王萬首上疏論嵩之謂其事體迫遽氣象傾搖太學生欲趣其歸則賄賂之迹已形或謂有族人發其私事肆為醜詆者以相國大臣而若此非書之所謂大臣矣時嵩之與喬行簡李宗勉並相當國論者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史失之專

淳祐四年六月禮部進士徐霖以宰相史嵩之挾邊功要君植黨顓國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以為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次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奪豪傑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變化其心而收攝之矣且其變化之術甚深非彰彰然號於人使之為小人也常於善類擇其質柔氣弱易以奪之者親任一二其或稍有異已則潛萎而擯遠之以風其餘彼柔弱者始雖欲為君子終以名節之尊不足易富貴之顧而義利之辨亦終

暗於妻妾宮室之私則亦從之而已此嵩之變化士大
夫之術舉朝皆受其龔督鮮有不為其所欺也於凡善
則歸已過則歸君入以告於陛下者惟窺測上情承順
風旨出以語於人則曰某事吾所調停也某人吾所斡
旋也是嵩之要譽於下而陛下叢怨於上也古人所謂
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者嵩之曷嘗有哉不報　九月
癸卯史嵩之以父病謁告許之甲辰史彌忠卒詔史嵩
之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中外莫敢言於是太學生黄

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叩閽上書曰臣等竊謂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望其忠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於夫子而曰期可已矣夫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夫宰予朞年之請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有聞父母欲亾之病而不之問聞父母已亾之訃而不之奔有人心天理者

罔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且無一日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人而萬之者則又宰予之罪人也此天地所不覆載日月所不照臨鬼神之所共殛天下萬世公論之所共誅其所為去禽獸不逺矣且起復之説聖經所無而權宜變化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佩社稷安危進退係天下輕重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日無者也起復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天下至今稱焉至

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恥固持禄位甘心起復絶滅天理卒以醸成靖康之禍往事可鑒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蹤跡詭秘擾者開督府以和議惰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爲之私黨奪天下之利權歸之私室蓄謀積慮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速也嵩之匹夫以速嵩之之去中外方以爲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不可不

留也嵩之不天開訃不行乃徘徊牽引彌縫貴戚買囑貂璫轉移上心僉緣御筆必得起復之札然後徐徐引去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於大臣是率天下而為無父之國矣鼎鐺尚有耳嵩之豈不聞富弼不受起復之事乎而乃忍為鄭居中王黼輩之所為邪禮子聞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今嵩之視父死如路人方經營內引搖尾乞憐曁奸謀已遂乃始就道初不見其有憂戚之容夫以無父之嵩之而陛下必欲起復

之者為其有折衝萬里之才歟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刼制朝廷之術彼國内亂骨肉相殘天使之也嵩之貪天之功以欺陛下其意以為三邊雲擾非我不足以制彼也殊不知敵情叵測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欲以制敵之名以制陛下耳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其有經理財用之才歟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私自豐殖之計且國之利源鹽筴為重今鈔法屢更利之歸於國者十無一二而聚之於私帑者已無遺筭

國家之土壤日削而嵩之之田宅益廣國家之帑藏日
虛而嵩之之囊橐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將以利吾國也
殊不知適以貽無窮之害爾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營
起復為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喪者庶母也
嵩之所喪者父也彌遠奔喪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後
而後奔喪以彌遠貪黷固位猶有顧藉丁艱於嘉定改
元十一月之戊午起復於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如嵩
之匿喪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嵩之之為計亦

姦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耄矣必有不測旦夕以思無一事不為起復張本當其父未死之前已預為必然之地近畿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經喪之許堪故里巷為十七字之謠也曰光祖作總領許堪為節制丞相要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奸陛下獨不知之乎臺諫不敢言臺諫嵩之爪牙也給舍不敢言給舍嵩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侍從嵩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執政

嵩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方且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黨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不出忠孝之門席寵怙勢之於三世未有不亾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之司馬氏是也史氏秉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史氏天下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後亦惟知有史氏陛下之勢孤立於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信一小人而不悟是

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於史氏之手而後已臣方涕泣裁書適覩麻制有曰趙普嘗乾德開創之初勝非在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迄定武功夫擬人必於其倫曾於奸深之嵩之而可與趙普諸賢同日語邪趙普勝非在相位也忠肝貫日一德享天生靈倚之以為命宗社賴之以為安我太祖高宗奪其孝思俾之勉陳王事所以為生靈宗社計也嵩之自視器局何如勝非且不能企其萬一況可匹休趙普耶臣愚所謂擢姦臣

以司喉舌者此其驗也臣又讀麻制有曰諜諗憤兵之聚邊傳哨馳之騎況秋高而馬肥近冬寒而地凜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時詐言邊事通川失守至踰月而後聞壽春有警至危急而後告今圍起復乃密諭詞臣昌言邊警張皇事勢以恐陛下蓋欲行其刼制之謀也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又其驗也竊觀嵩之自謂窜相動欲守法至於身乃趺蕩於禮法之外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若以法繩之雖置之鈇鉞猶不足

謝天下況復置諸具瞻之位其何以訓天下後世耶臣等於嵩之本無宿怨私忿所以爭趨闕下為陛下言者亦欲揭綱常於日月重名教於丘山使天下為人臣為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孟軻有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久被教育此而不言則人倫掃地將與嵩之胥及溺矣惟陛下裁之不報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上書畧曰天下有一日不可廢之人倫

人心有一日不可泯之公論大倫之盡廢固不足為亂臣賊子羞公論之不泯所以為宗廟社稷慮先儒謂事親之情可奪則事君之情亦可奪正以不忠實原於不孝無父後至於無君此理之必然也陛下拳拳於萬之之不忍釋者豈以秋風向涵冬寒又迫非萬之素諳敵情熟識邊事莫能當此寄耶然臣等不憂敵國之勢盛而憂陛下之勢孤昔者金人之盛十倍韃靼吾國之將政者秦檜爾檜死而金亮南来兵號百萬孰不東手無

策時宰臣陳康伯以静定進廟謨詞臣虞允文以忠義鼓士氣竟能致釆石之捷成誅亮之功檜之死而有陳康伯虞允文孰謂嵩之之去而無如康伯允文者耶惟是陛下所進今不知其亡凡當世傑特之士皆銷落於嵩之排擯之餘如王萬謝方叔以爭不勝最先去游侶以大政不使聞而激之去劉應起以轉對直言去張燔以轉對觸諱去劉漢弼以臺論攻嵩之之黨去趙與權以才名軋已而嫉逐斥去李韶以侍從數嵩之之專柄

去王伯大以意向不合去趙汝騰以麻詞無佞語險摘其小疵而遣去徐榮叟趙葵皆墮其機穽去别之傑號為長厚又以毋事必問本末假托而擠之去杜範尤為簡聖眷負人望上前敢論諍遇事有分決則又用李鳴復而速其去竊聞其時太學九士扣閽上疏乞罷鳴復而留範九士㩦封未徹於寢㡳之聽而覩肯之門生已入臺端矣肎邪小人奉承唯謹即令同寮交章論範陛下所藉以為耳目心腹者皆盡空於嵩之之一綱陛下

雖居九重身處佚愉傍無可諫之人外無入告之益是以獨善之清躬游於史氏之黨句君父至此天下謂何宗學生與褒等三十四人上書畧曰肅讀麻制私竊有疑陛下謂其修法度能服遠人能運掉三邊能發蹤百將又謂嵩之可以慰中外之望凡此數者必非陛下之意乃嵩之之腹心小人之無忌憚者為陛下之喉舌也嵩之之不孝上徹於天弔者在門賀者在閭即欲捨苫塊而坐廟堂脱衰絰而被公衮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縱

使陛下屬念史氏則公主旄節魚鱗雜襲陛下之恩亦至矣而萬之今乃一日不肯釋相位者其意將安底止耶惟陛下決去大奸則社稷幸甚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皆上書切諫亦不報諸生乃榜於太學齋廊云丞相朝入諸生夕出諸生夕出丞相朝入時范鍾劉伯正暫領相事惡京學生言事謂皆遊士鼓倡之諷京伊趙與𢢼逐遊士諸生聞之作捲堂大辭先聖以出曰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慨斥逐之辜靜

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國廣學校以儲才非惟衍豊芑以遺後人抑亦隆漢都而尊國士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渙為四學戔戔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以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寧畏觸鱗盡言安石之奸共惜元城之去實惟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咎歸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且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為非彼既便已行之吾亦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無

見義而不為嘗行已而有恥苟為飽煖恐貪周粟之羞相與携持母蹈秦坑之慘斯言既出明日遂行京尹遂盡削遊士籍時將作監徐元杰適輪對言臣前日進侍經筵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臣奏陛下出命太輕人言不可沮抑陛下自盡陛下之禮大臣自盡大臣之禮玉音賜俞臣又何所容喙今觀學校之書使人感歎且大臣讀聖賢書畏天命畏人言家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

犯清議哉前日朝廷出命之易士論所以凜凜者實以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興言及此非可使聞於隣國也陛下為得而不悔悟大臣為得而不堅忍臣懇懇納忠何敢訐訐將為陛下愛惜民彝為大臣愛惜名節而已疏出朝野傳頌帝亦察其忠亮　冬十月以劉漢弼為左司諫時史嵩之

久擅國柄帝亦患苦之乃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於是諫議大夫劉晉之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皆罷去故漢弼乃有是命漢弼首贊帝曰拔去陰邪庶可轉危為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帝嘉納之　十一月徐元杰復上疏論史嵩之起復士論紛然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脉乃乞引

去左司諫劉漢弼亦上言願聽嵩之終喪亟選賢臣參定相位又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為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以補名教會嵩之亦自知不為衆論所容上疏乞終制帝乃許之

五年六月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先是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及杜範入相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是月朔日元杰當侍立先一日謁范鍾歸是夕執大作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昔

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於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嶺外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鞫治常所給使之人獄迄無成劉漢弼亦每以姦邪未盡屏汰為慮未幾以腫疾暴死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伏叩闕上書訟冤詔給元杰漢弼官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元杰漢弼相繼暴死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者嵩之從子璟卿嘗上書諫嵩之曰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困

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一則曰督府二則曰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敵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江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别之傑為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勝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捐藩籬深入堂奥坐使飢民叛將乘虚擣危侵軼於沅湘摇蕩於排遝恐江陵之勢既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荆湖之

路稍警則江浙諸郡焉得高枕而卧况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内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直几上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安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為今日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然見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革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亾之域矣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

十年十二月史嵩之服除有進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昂英監察御史黄師雍翰林學士李韶抗疏論之乃命嵩之致仕詔不復用

董宋臣丁大全之姦

理宗寶祐三年五月以宦者董宋臣幹辦佑聖觀宋臣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强奪民田引倡優入宫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監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

及謝堂爲文翁也帝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若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之愈也不報　六月以丁大全為右司諫大全鎮江人面藍色為戚里婢壻貪緣閹妃及内侍盧允升董宋臣遂得寵於帝自蕭山尉累拜右司諫時正言陳大方侍御史胡大昌與大全同除人目為三不吠犬　戊子罷監察御史洪天錫時雨土天錫以其異為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辯又

言蜀中地震閩浙大水上下窮空遠近嗟怨獨貴戚巨閹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曾興民列愬宦官董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鸞司亦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臺可廢猶謂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并慮允升及言脩內司止於供膳脩比年動曰御前姦贓之老吏逋逃之渠兇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

舉手狡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
無使史臣書之曰內司之横自今始疏六七上悉留中
不報天錫遂去宗正寺丞趙崇嶓移書責丞相謝方叔
不能正救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於是監察
御史朱應元劾謝方叔及參知政事徐清叟罷之董宋
臣盧允升猶以為未快厚賂人上書力詆洪天錫謝方
叔且乞誅之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
內侍無預遂出方叔提舉洞霄宫

四年六月丁大全逐石丞相董槐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可以利安國家者無不為嘗言於帝有害吏者三一戚里不奉法二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士將師不檢下故士卒横士卒横則變生於無時執法擅威福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奸邪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不去政且日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時帝年寖高操柄獨斷羣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

大全方諭事內嬖竊弄威權帝弗覺悟大全嘗遣客私
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
為謝丁君大全度槐終不容已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
對極言大全邪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
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奸邪
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奸
不可與共事陛下矣上書乞骸骨不報大全益怨之乃
上章劾槐章未下大全夜半以臺檄調隅兵百餘人露

刃圍槐第驅迫之出給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脅之
須臾出北闕棄槐跳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
制始下物論殊駭三學生屢上書言之乃詔槐以觀文
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大全既逐槐益恣横道路以目
太學生陳宜中黄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宗六人上書
攻之大全怒使御史吳衍劾之削其籍編管遠州立碑
三學戒諸生勿得妄議國政士論翕然稱宜中等號為
六君子左司郎中陳宗禮見大全擅柄以言為諱嘆曰

此可一日居乎陛對言願為宗社大計毋但為倉庫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無但寄耳目於甲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逕類引貪濁不納　十一月以丁大全簽書樞密院事馬天驥同簽書院事時閻妃怙寵大全天驥用事有無名子書八字於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亾　十二月罷知嚴州吳槃帝以御寶黃冊催内藏坊場錢槃奏言内庫理財太急督促太峻龍

章鳳篆施於帑藏之催科實冊泥封下同官吏之文檄
居萬乘之崇高而商財賄之有無事雖至微關係甚大
董宋臣諷臺諫劾罷之

六年夏四月以丁大全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開慶元年春正月國子監主簿徐宗仁伏闕上書曰賞
罰者軍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天下如器
之攲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固不容髮兵虛將惰而力
匱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

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則未墜者安保其終不墜乎臣竊為此懼久矣陛下當危急之時出金幣賜土田授節鉞公爵秩尺寸之功在所必賞故當悉心效力圖報萬分而自出兵越江踰廣以來未聞有死封疆戰陣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乃丁大全袁玠沈翥張鎮吳衍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閽至有欲借尚方

劒為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豈真欲愛護此數人而重拂千萬人之心哉今天下之事勢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勇東南一隅已半壞於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其毫毛彼方擁厚貲挾聲色高卧華屋而使陛下與二三大臣焦心勞思可乎三軍之在行者豈不憤然不平曰稔禍者誰歟而使我捐軀兵革之間百姓之罹難者豈不冣然胥怨曰召亂者誰歟而使我流血鋒鏑之下陛下亦嘗念及此

手不報宗仁又極論宗臣盤固日久蒙蔽日深不誅且誤國竟不報　冬十月丁大全罷時蒙古侵軼日甚大全當國匿不以聞至是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奏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御史朱貔孫等相繼論大全姦回險狡狠害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禄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又論其絶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

防四罪詔致仕

景定元年夏四月出内侍董宋臣於安吉州

三年十一月竄丁大全於新州道死

公田之置

理宗淳祐六年十一月殿中侍御史謝方叔言豪強兼

併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

道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

土日荒内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併之習日滋

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為之勢所謂富貴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資生養之具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強之食兼并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為之防乎去年

諫官嘗以限田為說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内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共紓目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諭二三大臣摭臣條諭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兼併以塞于以尊朝廷裕國計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撓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廢良策帝從之按方叔此疏蓋置公田之漸故載於此

景定四年二月賈似道當國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
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
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
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宓張希顔上䟽
言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於
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緒
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
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

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訔為檢閱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買所

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為公且忠也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近給事中徐經孫奏言江西買田之獘甚詳若浙西之獘則尤有甚於經孫所言者困歷述為害者八事疏奏不省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杭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為則似道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二

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己田在浙西者萬畆為公田倡
榮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六月庚申詔平江江隂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已
買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畆今秋成在邇其荆湖江西諸
道仍舊和糴丙寅詔公田竣事進劉良貴等官初買官
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畆以下者免
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畆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
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有直千緡

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
牒告身准直登仕郎誥准三十楮將仕郎誥准千楮許
赴漕試校尉誥准萬楮承信郎誥准萬五千楮承節郎
誥准二萬楮安人誥准四千楮孺人誥准二千楮民失
實差而得虚誥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民之破家失
業者甚衆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輒劾之追毁出
身永不收敘由是有司爭以多買為功似道又以陳訔
往秀湖廖邦傑往常潤催督其六郡買田有專官平江

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墀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
趙與訔王唐珪馬元演常州則洪穮劉子庚鎮江則章
坰郭夢熊江陰則楊班黃仲恢在平江至以肉刑從事
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
經者朝廷惟以買公田為功詔進良貴官兩轉餘進秩
有差
五年三月賈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
不除而利不可以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浙西憲司安

吉嘉興公田隷兩浙運司鎮江公田隷總所每歲租輸之官倉特與减饒二分或水旱則别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為官耕者曰官佃為官督者曰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初買時上下迎合惟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租收有虧則以其額取足於田主遂為無窮之害　秋七月甲戌彗星見詔許中外直言臺諫士庶多上書以為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賈似道上疏力辯乞避位帝

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濟所以舉意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罷之雖可決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知臨安府劉良貴亦以人言籍籍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由是公論頓沮　九月賈似道請行經界推排法於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民力益困

度宗咸淳三年十二月司農卿李鏞言經界嘗議修明矣而修明卒不行嘗令自實矣而自實卒不竟豈非上之任事者每欲避理財之名下之害成者又每倡為擾民之說故寧坐視邑政之壞而不敢詰猾吏奸民之欺寧忍取下戶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蓋經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徧走阡陌必盡量步畝必審定等色必細折計等奸弊轉生久不迄事乃若推排之法不過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財富公平者訂

田畝稅色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産産有定税税有定籍而已臣守吳門已嘗見之施行今聞紹興亦漸就緒湖南漕臣亦以一路告成竊謂東南諸郡皆奉行惟謹其或田畝未實則令鄉局釐正之圖冊未備則令縣局程督之又必郡守察縣之稽違監司察郡之怠弛嚴其號令信其賞罰期之秋冬以竟其事責之年歲以課其成如周官日成月要歲會以綜核之於是詔諸路漕帥施行焉大抵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

諸籍沒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公租額重而納亦重則佃者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庫執事人皆得為侵漁之計金人作和作戰戰則軍須浩繁和則歲幣重大國用常苦不繼於是因民苦官租之重命有司括賣官田以給用其初弛其力役以誘之其終不免於抑配此官田之弊也嘉定以後又有所謂安邊所田收其租以助歲幣後又限民名田買其限外所有謂之公田初議

欲省和糴以輸民力而其獘極多其租尤重迄於宋亡

遺患猶不息云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六

明　馮琦　原編

陳邦瞻　增輯

蒙古諸帝之立 太宗 定宗 憲宗 世祖

理宗寶慶三年十二月蒙古主特穆津卒于六盤山在位二十六年廟號太祖凡六子長曰卓沁性卞急而善戰早死二曰察罕台三曰諤格德依四曰圖類至是圖類監國

紹定二年八月蒙古主諤格德依立諤格德依閼太祖之喪自和博果地來會耶律楚材以遺詔召諸王畢至請立諤格德依時圖類監國諸王意猶豫未决楚材言于監國曰此社稷大計若不早定恐生他變監國乃與諸王奉諤格德依即位於和琳東奎騰阿喇勒之地時庶務草創禮儀簡率楚材始定册立禮俾皇族諸王尊長皆就班列以拜又中原新定未有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稍有忤意者刀鋸隨之至有全家被禍者楚材以為言命

禁絶之

淳祐元年十一月蒙古主諤格徳依卒廟號太宗諤格徳依性嗜酒晩年尤甚耶律楚材數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以獻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耶蒙古主乃少減是年二月疾篤脉絶第六皇后鼐瑪錦氏不知所為召楚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宜赦天下后亟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頃之蒙古主少蘇后以為言乃首肯之赦發而

脉復生至十一月疾愈楚材以六一數推之不宜田獵左右皆曰不騎射何以為樂出田五日至諤特古呼蘭溫都爾哈瑪爾進酒歡飲極夜乃罷翊日卒諤格德依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殷富羊馬成羣時稱治平初蒙古主有旨以孫實勒們為嗣實勒們蒙古主第四子庫春之子也至是后召楚材問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遵行之后不從遂稱制於和林三年三月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憂卒時蒙古后鼐

瑪錫氏稱制溫都爾哈瑪爾專政用事權傾中外后至以
御寶空紙使自書填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
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又有旨凡溫都爾哈瑪
爾所建白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
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
行死且不避況斷手乎后不悅楚材憤悒成疾而卒或
譖之曰楚材為相二十年天下貢賦半入其家后命近
臣覆視之惟琴阮十餘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楚

材為相正色立朝不為勢屈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為名言

宋子貞曰元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幾乎泯絶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畨降附言語不通趨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設施者十不二三向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耳　時蒙古諸王圖類第四子呼必賚思

大有為於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初邢臺人劉秉忠英爽不羈年十七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具親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歎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汩沒為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為僧往來雲中會呼必賚召他僧遂邀秉忠俱行既入見應對稱旨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天文律歷三式六壬遁甲之屬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呼必賚大愛之秉忠復薦張文謙

召為掌書記

六年秋七月蒙古主庫裕克立庫裕克太宗長子母六皇后臨朝四年至是會諸王百官議立古裕乃即位於昂吉蘇默托里之地朝政猶出於后

八年三月蒙古主庫裕克卒於杭錫雅爾之地廟號定宗時國内大旱河水盡涸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又遣使於諸郡徵求貨財或於西域回鶻索取珠璣或於海東取鷹鶻驛騎絡繹晝夜不

絶民力益困皇后烏拉海額實乃抱庫春子實勒們聽政諸王大臣多不服

十一年六月蒙古主孟克立初定宗卒久未立君中外洶洶至是諸王穆格及大將烏蘭哈達等咸會議所立時定宗后所遣使者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實勒們為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實勒們固在而議欲他屬將置之何地耶烏蘭哈達等不聽共推孟克即位於奎騰阿拉克之地追尊其考圖類為帝廟號睿宗實勒們

及諸弟心不能平孟克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羈縻之取主謀者誅之遂頒便宜事於國中罷不急之役凡諸王大臣濫發牌印詔旨宣命盡收之政始歸一　秋七月蒙古主命其弟呼必賚總治漢南詔凡軍民在漢南者聽呼必賚總之遂開府於金蓮川時姚樞隱居蘇門呼必賚遣趙璧召之樞至待以賓禮樞乃為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次及救時之務為條三十呼必賚奇其才動必召問樞因言於呼必賚曰今土地人民財

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為後必有間之者矣不若但持兵權凡事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呼必賚從之樞又說呼必賚置經略司於汴分兵屯田西起襄鄧東連清口桃源皆列障守之

十二年二月蒙古主以諸王嘗欲立實勒們乃徙太宗后於奎騰所居地之西分遷諸王於各邊定宗后及實勒們母以厭勝並賜死禁錮實勒們於摩多齊之地

六月蒙古主以中州封同姓命弟呼必賚於汴京關中

自擇其一姚樞曰南京河徙無常土溥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呼必賚遂請於蒙古主蒙古主曰關中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由是盡有關中河南之地呼必賚與姚樞夜燕樞因陳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呼必賚大喜曰吾能為之樞賀曰王能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

開慶元年秋七月蒙古主孟克卒於合州城下孟克沉

斷寡言不樂飲燕自謂遵祖宗之法然性喜畋獵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卬之殆無虛日廟號憲宗

景定元年三月丁卯蒙古主呼必賚立初呼必賚自南伐北還廉布憲聞額哷布格命劉太平及大將和羅海行尚書省事於關右恐結諸將以動秦蜀請遣趙良弼往覘之良弼具得實還報時諸王格辰穆格塔齊爾俱會於開平錫哩亦自西域遣使勸進惟額哷布格不至布憲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

宜早定大計吁必賫三讓諸王大臣固請遂即位詔曰
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缺五
十餘年於此矣葢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
聖一朝所能兼備也先皇帝即位之初風飛雷厲將大
有為憂國愛民之心雖切於巳尊賢使能之道未得其
人方董夔門之師遽遺鼎湖之泣豈期遺恨竟勿克終
肆予冲人渡江之後葢將深入焉乃聞國中重以僉軍
之擾黎民驚駭若不能一朝居者予為此懼驛騎馳歸

目前之急雖紓境外之兵未戢乃會羣議以輯良規不意宗盟輒先推戴左右萬里名王巨臣不召而至不謀而同咸謂國家之大統不可久曠神人之重寄不可暫虚求之今日太祖嫡孫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賢以長止予一人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衆實可為天下主天道助順人謀予能祖訓傳國大典於是乎在孰敢不從朕峻辭固讓至於再三祈懇益堅誓以死請於是俯狥輿情勉登大寳自惟寡昧屬時多艱若

涉淵氷罔知攸濟爰當臨御之始宜新弘遠之規祖述變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尚虛文雖承平未易遽臻而饑渴所當先務嗚呼歷數攸歸欽應上天之命勲親斯托敢忘烈祖之規體極建元與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賴我遠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協力獻可替否之助誕告多方體予至意　夏四月蒙古額呼布格聞呼必賚即位命阿勒達爾發兵於漠北諸部分遣腹心易置將佐散金帛賚士卒又命劉太平和囉海拘收關中錢穀

時琿塔噶自先朝將兵屯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琿塔噶復分遣人約成都察喇卜和卓奇爾岱布哈同舉事額呼布格遂自稱帝於和琳　五月蒙古劉太平和囉海聞康布憲將至乘傳急入京兆謀為變秦人前被阿勒達爾太平等威虐聞其來皆破膽越二日布憲亦至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去至云來自六盤布憲訊之盡得太平與琿塔噶察喇卜和卓奇爾岱布哈要結狀布憲集僚佐謂曰主

上命我輩正為今日遂分遣人掩捕太平和囉海仍遣劉里瑪誅密喇卜和卓於成都汪惟正誅奇爾岱布哈于沁結又命總帥汪良臣帥秦鞏諸軍進討琿塔噶良臣以未得旨為辭布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摘蜀卒四千命蒙古將巴沁帥之為良臣聲援會有詔赦至布憲命殺太平等於獄尸於通衢方出迎詔琿塔噶知京兆有備西渡河趨甘州阿勒達爾自和琳帥兵適至

遂與琿塔噶合軍而南時諸王哈坦亦率騎兵與巴沁汪良臣合兵分三道以拒之既陣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巴沁直擣其前哈坦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於甘州東殺琿塔噶阿勒達爾關隴悉平布憲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良臣為帥諸罪蒙古主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機詔賜布憲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商挺叅知省事

二年冬十月蒙古主呼必賚以額呼布格違命自將討之與戰於實點圖之地諸王哈坦等殺其兵三千人塔齊爾分道奮擊大破之追北五十里呼必賚率諸軍躡其後合三路蹙之其部將多降額呼布格北遁呼必賚引還

五年秋七月蒙古額呼布格自實點圖之敗不復能軍至是與諸王玉隆達實阿蘇岱錫里濟及其謀臣布爾哈阿里綽哈果斯等自歸於上都蒙古主以諸王皆

太祖之裔並釋不問其謀臣布爾哈等伏誅

蒙古立國之制

寧宗嘉定十五年五月蒙古主特穆津會諸將於扣肯賽以西域漸定始置達嚕噶齊於各城監治之達嚕噶齊猶華言掌印官也

理宗紹定二年十二月蒙古始定算賦中原以戶西域以丁蒙古以牛羊

三年二月蒙古立十路課稅所初蒙古太祖征西域倉

庫無斗粟尺帛之儲於是羣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耶律楚材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弗為耳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酒醋鹽鐵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疋粟四十餘萬石何為無用哉太祖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為之至是楚材奏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劉中等皆在選中楚材因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

上不可以馬上治蒙古主深然之由是文臣漸進用矣四年八月蒙古主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楚材奏請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户府專總軍政課税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為令又舉鎮海粘㒓與之同事權貴不得志燕京路長官實默咸達布激怒宗室烏哲使奏楚材用南朝舊人恐有異志不宜重用因誣構百端必欲寘於死地鎮海粘赫重山等懼讓楚材曰何為强吏張必有今日事楚材曰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自為

諸公何與焉若果獲罪我自當之蒙古主察烏哲之誣
逐其使者已而威達布爲人所訴蒙古主命楚材鞫治
楚材曰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方有事南方他日治之
未晚也蒙古主私謂近侍曰楚材不校舊惡眞長者汝
輩當效之蒙古主至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廪
物料文簿具陳於前悉符楚材元奏之數笑曰卿何使
錢幣流入如此即日授以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大
小悉以委之

端平三年夏四月蒙古初括中原民户定賦税初蒙古唯事進取所降之户因以與將士自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統攝至是詔括户口以大臣呼圖克領之民始隷州縣時羣臣共欲以丁為户耶律楚材以為不可衆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户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亡國之政邪楚材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户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蒙古主從楚材之議及呼圖克以所括户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

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為湯沐邑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蒙古主曰業已許之矣楚材曰若置官吏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斂差可久也蒙古主從之楚材又定賦稅每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五戶出絲一斤以與受賜貴戚功臣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為永額朝臣皆謂太輕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

者則已為重矣

嘉熙元年二月蒙古始給官府符印定驛令初諸路官府自為符印僣越無度耶律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給名器實重時諸王貴戚皆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所至需索百端楚材復請給牌劄定分例其弊始革　八月蒙古耶律楚材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蒙古主曰果爾可官其人乃命稅課使劉中楊奐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

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楚材又請立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庶政畧備民稍蘇息

三年十二月蒙古以温都爾哈瑪爾提領諸路課稅初耶律楚材定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戸口滋息增至一百一十萬兩至是回回温都爾哈瑪爾請以二百二十萬撲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萬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反復爭論聲色俱厲蒙古

主曰弼欲搏鬬耶楚材力不能奪乃太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

景定元年夏四月蒙古初定官制蒙古自特穆津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筆且齊掌兵柄則左右萬户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至是蒙古主呼必賚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内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權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

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故老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錄用一代之制始備

秋七月蒙古行交鈔法王文統立十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遂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交鈔立互市於潁川漣水光化軍交鈔法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

並聽收受仍嚴私鹽酒禁

二年夏四月蒙古主命宣撫司官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舉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擢用其職官汚濫及民不孝弟者量輕重議罰

秋七月蒙古初立翰林國史院　十二月蒙古初立宮殿府秩正四品專職營繕立尚食局尚藥局

四年三月蒙古始建太廟蒙古國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湩以巫祝致辭蒙古主初立始設位於中書省用登

歌樂命製祭器法服至是建太廟於燕京定烈祖太祖
太宗卓沁察罕台睿宗定宗憲宗為八室又命僧薦佛
事七晝夜歲以為常
度宗咸淳元年春正月蒙古併六部為四吏禮為一部
兵刑為一部戶工仍各為一部
二年春正月蒙古立制國用使
三年三月蒙古安圖言令丞相五人素無此例臣等擬
議設二丞相蒙古漢人參用從之　夏四月蒙古敕上

都重建孔子廟
五年二月蒙古行新字詔曰國家肇基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文治寖興字書方缺特命國師帕克斯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為宗
六年春正月蒙古主命許衡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衡與劉秉忠張文謙定官制又詔尚文與諸儒採唐開

元禮及近代禮儀之可行於今者斟酌損益凡文武儀仗服色差等皆令掌之

七年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為秦為漢者但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僅即所封之爵邑

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不無少貶我太祖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肆振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北方諸儒之學

理宗嘉熙二年冬十月蒙古姚樞建太極書院於燕京初蒙古破許州得金軍資庫使姚樞時北庭無漢人士大夫太祖見之甚喜特加重焉及奎騰南侵俾樞從楊惟中即軍中求儒釋道醫卜之人樞招致稍衆及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其徒稱為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止與共宿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也復從之樞於是獲覩周

程性理之書至是惟中與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
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復為師選俊秀有識
度者為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
淳祐二年夏四月蒙古姚樞辭官隱輝縣之蘇門山作
家廟别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
刻小學四書併諸經傳註行於國中
寶祐三年二月蒙古呼必賚徵許衡為京兆提學衡懷
慶河内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

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竒之謂衡父曰兒頴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得書疏義避亂徂徠山得易王弼說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我心獨無主乎既而往來河洛間從栁城姚樞得程朱氏書益大有

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茍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嫁娶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衡嘗語之曰進學之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因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景定元年夏四月蒙古主召竇默許衡至開平默肥鄉

人金末避亂轉徙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相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為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於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蒙古主敬待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

二年五月蒙古以姚樞為太子太師竇默為太子太傅

許衡為太子太保皆辭不拜時平章政事王文統以言利進為平章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本文統患之竇默復於蒙古主前力言文統學術不正必禍天下蒙古主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主不悅而罷文統疑衡與默為表裏乃奏授樞等東宮三師陽為尊用之實不使數侍蒙古主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向師

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因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大司農默仍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懷孟

度宗咸淳七年六月元主復召許衡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

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之道

九年秋七月元許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事宜勿聽其去元主復命諸大臣議其去留竇默為衡懇請

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攝學事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至廢墜從之

蒙古南侵

理宗寳祐四年八月蒙古諸王伊遜克駙馬阿薩爾等請伐宋蒙古主命諸王額呼布格居守和琳阿勒達爾輔之自將南侵由西蜀以入先命張柔從呼必賚攻鄂趨杭州塔齊爾攻荆山又詔烏蘭哈達自交廣引兵會

鄂李全子璮進攻海州漣水軍等處蒙古主進次六盤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蒙古主由隴州趨散關諸王穆格由洋州趨米倉萬户巴哩義由潼關趨沔州

六年二月蒙古納琳將前軍欲會都元帥阿都呼於成都蒲擇之遣安撫劉整等據遂寧江箭灘渡以斷東路納琳軍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戰整等軍敗納琳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大淵等守劍門及靈泉山自將兵救成都會阿都呼死納琳率諸將大破大淵等於靈泉

山進圍雲頂山城擇之軍潰城中食盡殺主將以降成都彭漢懷綿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古　冬十月蒙古主渡江陵江至白水命總帥汪德正造浮梁以濟進次劒門至苦竹隘守將張實死之　十一月蒙古兵進圍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昕戰敗蒙古進攻鵞頂堡城降佐死之由是青居大良運山石泉龍州俱降於蒙古　十二月蒙古兵渡馬湖入蜀詔馬光祖移師峽州向士壁移師紹慶府以便策應光祖士壁以兵迎蒙古師戰於

房州敗之　蒙古主取隆雅州又取閬州楊仲淵以城降

開慶元年春正月己酉蒙古兵攻忠涪州漸薄夔境詔蒲擇之馬光祖戰守調遣便宜行事　丁卯以賈似道為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移馬光祖為沿江制置使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軍馬　蒙古軍破利州隆慶順慶諸郡　蒙古烏蘭哈達率四王兵三千蠻僰萬人破横山徇内地乘勝破賓州入静江府連破辰沅官軍

斷其歸路烏蘭哈達潛出官軍後命其子阿珠横擊於前官軍退走遂壁潭州城下　二月蒙古主遣降人晉國寶招諭合州守將王堅殺之蒙古主遂命大將琿塔噶以兵二萬守六盤奇爾岱布哈守青居山又命納琳造浮梁於涪州之藺市以杜援兵蒙古主自雞爪灘渡直抵合州城俘男女萬餘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六月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帥兵攻涪浮梁力戰得入重慶遂率艨艟千餘泝嘉陵江而上蒙古史天澤分軍

為兩翼順流縱擊文德敗績　秋七月蒙古兵圍合州自二月至於是月守將王堅固守力戰蒙古主屢督諸軍攻之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語未既幾為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俱退蒙古主孟克卒於合州城下或傳中飛矢死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繒檔負之北行合州圍解捷聞加堅寧遠軍節度使　八月蒙古呼必賚

遣王維中郝經宣撫荆湖江淮將歸德軍先至江山經言於呼必賚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奮起朔漠滅金源并西夏取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躪轢諸夷奄征四海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劘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久且多也且括兵率賦朝下令夕出師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鋭以力

則強而術則未盡也茍於諸國既平之後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任將相選賢能平賦足用屯農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今西師之出久未即功兵連禍結底安於危王宜遣人禀命行在宜諭宋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禀命不從然後傳檄示以大信使知王仁而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鄧一軍出壽春一軍出維揚三道並進東西連衡王處一軍為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

失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有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僥倖之舉也昔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以兵六十萬畀翦而後舉楚盖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

可懸料而倖取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崛起無賴之人也若直前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入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敝役成遷延進退不可反為敵人所乘悔何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乃會兵渡淮呼必賚由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並進官軍皆遁時呼必賚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諜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繫栰由陽邏堡以渡會於鄂州呼必賚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為鄉導

九月宗王穆克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訃告呼必賚請北還以繫人望呼必賚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武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許黄州官軍以大舟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於呼必賚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士數十百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載艨艟鼓櫂疾趨叫呼畢奮鋒既交文炳麾衆趨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

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　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知軍事陳元桂力疾登城坐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懸其首於敵樓蒙古兵遂入瑞州知府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逃　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匹　冬十月以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　時邊

報曰急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内侍董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敵鋒軍器太監何子舉言於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貔孫亦言鑾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蜂起必不可㑹皇后亦請留蹕以安民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報 十一月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為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

將臺可從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達等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為援蒙古乃復進攻遣展齊巴圖爾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者以軍出襲展齊巴圖爾戰敗死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巍巾者何能為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始出否即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諂事似道使人訶曰宣撫在此何敢爾耶曹世雄向士壁皆從在軍事未嘗關白似道由是啣三人而親文德　時諸路

重兵咸聚於鄂蒙古兵由永全至潭州江西大震吴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賈似道於黄州雖下流實當兵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蘄草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歎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還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出擒再興似道遂入黄州　十二月己亥賈似道私與蒙古議和時蒙古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賈似道

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呼必賚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踔急流走鄂以蒙古計聞似道再遣京往呼必賚亦聞阿勒達爾等謀立額哷布格遣托果斯括民兵因召羣臣議事郝經曰易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老師費財三十年矣今國內空虛塔奇錫哩諸王覬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額哷布格已令塔爾楚

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稱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為念與宋議和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則彼之奸謀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舁收皇帝璽遣使召錫哩額爾布格穆克諸王會喪和琳差官於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珍戩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

稷安矣呼必賚以為然會宋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為界
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呼必賚許之遂拔砦而去留
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烏蘭哈達之兵賈似道奏鄂
州圍解詔論功行賞　蒙古烏蘭哈達攻潭州甚急向
士璧帥潭極力守禦既置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親
自登城撫勞聞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衆覘
之遇於南岳市大戰蒙古少却會呼必賚遣默德齊將兵
來迎烏蘭哈達遂解圍引兵趨湖北

景定元年二月蒙古張傑閻旺作浮梁於新生磯烏蘭哈達曰兵至傑等濟師北還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新浮梁進至白鹿磯殺卒百七十人辛酉蒙古遣偏師取道大理由廣南抵衡州向士壁合劉雄飛兵逆戰於道敗之獲還俘民甚衆　三月賈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詔入朝　夏四月進賈似道少

師封衛國公帝手詔曰賈似道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
宣之計隱然殄敵奮不顧身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
同於再造及似道至又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奬
眷甚至諸將士悉進官呂文德檢校少傅高達寧江軍
承宣使劉整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州
兼京東招撫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黄州武定
諸軍都統制向士壁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高
達在軍中嘗侮已言於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

論功以吕文德為第一而達居其次似道既相引薦奔競之士受納賄賂寘諸通顯又引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進倡優傀儡奉帝為游燕臺臣有諫者宣諭使裁去謂之節帖權傾中外進用羣小更法制矣

郝經之留

理宗景定元年夏四月蒙古以郝經為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講和之議蒙古王文統素忌郝經有重名既請遣經復陰屬李璮潛師侵宋欲侵手害經或謂經

曰文統叵測盍以疾辭經曰自南北搆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主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險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遂行秋七月賈似道拘蒙古使者郝經于真州先是賈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經至宿州遣其副使何源劉人傑請入國日期不報經數遺書於三省樞密院及兩淮制置使李

庭芝賈似道恐經至謀泄拘經於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有言曰顧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欵兵誤國又數上書於帝畧曰貴朝自太祖受命建極啓運創立規模一本諸理校其武功有不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兇弱藩鎮强京國意慮深遠貽厥孫謀有盛於漢唐之後者嘗以為漢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貴朝則似乎周可以為後三代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端委垂衣而天下晏然穆清也哉理有

所不能勢有所難必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貴朝祖宗深見夫此持勒控約不肯少易是以太祖開建大業太宗丕承基統仁宗治效浹洽神宗大有作為高宗坐弭强敵皆有其勢而弗乘安於理而不妄者也今乃或者欲於遷徙戰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為扶持安全之計欲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法不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欲收奇功取幸勝為詭遇之舉不亦悮乎伏惟陛下之與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使納交越國萬里

天地人神皆知陛下之仁計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小人交亂雖行李往來徒費道路迄無成命非兩朝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止戈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輸平之約是以籍籍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至渝合交廣之役而禍亂極矣主上即位之初過意相與惟恐不及不知貴朝何故接納其使拘於邊郡蔽冪蒙覆不使進退一室之内顛連宛轉不覩天日綿歷數年主上何罪

經等亦何罪而窘逼至是耶或者必以為本朝兵亂有隙可乗必有范山語楚子言以為晉君不在諸侯而北方可圖夫以貴朝積累之盛畜養生聚三百餘年恢復故疆固所當為然而大河南北秦壟東西海岱表裏名城數百縱使本朝有故委而不問諸鎮侯伯亦未易取中間或有䰟大武斂戍之計縱使入境一日抄騎百千為羣雖得一城取一寨未能償數世之所失而徒棄二國之明信或者之論足以病國而不足以有成明矣請

以貴朝之事質之熈豐之間有意於强國矣而卒莫能强宣政之間有意於恢復矣百年之力漫費於燕山之空府而因以致變開禧之間又有意於進取矣而隨得隨失反致淮南之師端平之間再事夫收復矣而徒潡師徒漫不收攝遂失蜀漢是皆貴朝之事且陛下所親見者旁薄横潰至於今日而議者不規夫古之理惟徇夫今之勢不懼夫逺禍惟嗜夫近利此經所以昧死强僭必言之而不靳也茍惟徇天下之勢不規天下之理

則又必謂遼金夏人吾見其滅彼今有故氣數可惻委

如貴朝兵亂異聞等事一皆不妄豈宜遽以爲玩本朝

立國根據綿絡包括海宇未易搖蕩太祖皇帝倡義漠

北一舉而取燕遼更舉而取河朔又再舉而滅西夏遂

乃掇拾秦雍傾覆汴蔡穿徹巴蜀繞出大理東西北皆

際海而南際江淮自周漢以來未有大且强若是者而

其風俗淳厚禁網疎闊號令簡肅是以中外之人皆盡

死力豈得一遭變故便至淪棄者乎且委如所傳非直

本朝之不幸抑亦貴朝之不幸也主上萬安必能弭兵使南北之民免殺戮之禍不然則戰爭方始而貴朝可憂矣事至今日貴朝至汲汲皇皇以應主上美意講信修睦計安元元而乃仍自置而不問實有所未解者抑天未厭亂將由是以締造兵端耶抑别有所緼畜耶皆不可得而知也竊嘗思之本朝用兵四十餘年亦休息之時也貴朝受兵三十餘年亦厭苦之時也夫天下之勢始於北而終於南一氣之運建於子而屈於午動本

於靜陽本於陰日北至而陽生南至而陰生故凡立國者莫不自北而南也是以周自公劉遷豳國岐而都豐鎬至於成周則極矣平王東遷於是不能復古盖自西北而入於東南也秦人自汧渭覇關中并六國最後滅楚亦自西北而始也漢自關中取韓魏梁趙覆項氏於彭城亦自西北而至於東南也至世祖都洛而漢氏極矣照烈入蜀輔以孔明之英賢關張之忠勇仗義復漢攻樊城震許都屢出祁出久駐渭濱終不能有關洛一

郡孫氏立國江東據三州以虎視天下有陸遜之沉鷙
呂蒙之謀畫出濡須下浣城攻合肥以戰為守終不能得
淮北一民觀此則南北之理天下之勢灼然見矣伏惟
貴朝肇基王跡則自燕趙之交一時將相皆幽薊常山
之豪傑二祖功德則著於淮南受命啓土則始於汴宋
是亦自北而南也既正皇極平唐蜀滅楚漢自江南至
於嶺南則又自北而南也江淮之間至於閩越戶口滋
殖十百諸夏文物學校盛於上國亦氣數使然應夫萬

物相見南方之扑所以開後王而有今日也是亦自北
北而南也夫邦交之事非獨貴朝然至貴朝而始盛自
國初啓運剗平僭偽有沛然混一之勢乃置燕雲而不
取與契丹再定盟誓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百
餘年至於宣政盟約遂壞靖康之末因棄都邑高宗南
幸隳讐崇好遂與金源再定盟誓好聘往來甲兵不試
安天下者又百餘年由是觀之以交鄰為國而能計安
天下者莫盛於貴朝也故曰以和議邦交為國者貴朝

之事也天子之所持守大臣之所輔相百僚之所論議以為社稷之大經者惟此而已至於本朝適與陛下相當而陛下使命不一卒無有成盖本朝極兵威奄征方國而天未厭亂每為差池是以陛下之聖意不能違祖宗之成規不能合生民之命莫與救藥太和之氣將遂殄絶天地設位必有對待陛下有此意則主上啓此心盖其氣數亦當然也主上即位之初先遣信使輸平繼好弭兵息民而貴朝置之舍館綿歴數歳置而不問是

殆必有横議之人將以獎貴朝誤陛下者就令貴朝所舉皆中圖維皆獲返舊京奄山東取河朔剗白溝之界上盧龍之塞而本朝亦不失故物若為之而不成圖之而不獲復欲洗兵江水掛甲淮壖而遂無事殆恐不能一有所失則不既大矣乎且貴朝光有天下三百有餘年矣舉祖宗三百年之成烈再為博者之一擲遂以干戈易玉帛殺戮易民命戰爭易禮樂竊為陛下不取或稽留使人不為無故或別有盖藏之跡亦宜明白指陳不

宜擯而弗問陳說不答表請不報嘿嘿而已殆非貴朝之長策也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其下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同在患難宜忍以待之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宜一切輕徇儻以交鄰國之道當令入見蒙古遣詳問官崔明道李全義詣淮東制置司訪問經等所在

淮東制置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荊州亦為似道所格不報

李璮之納

理宗景定三年二月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璮以京東來歸璮李全子既降蒙古為山東行省葺舊海城將窺海道已而陷海州漣水軍拔四城殺官軍幾盡淮揚大震自蒙古主孟克卒呼必賚立璮始萌南歸之志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喝以動蒙古而自為完繕益兵

計至是召其子彥簡開平修築濟南益都等城壁殲蒙古戍兵以漣海三城來歸獻京東州縣請贖父過仍遣總管李毅等傳檄列郡詔授璮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封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改漣水為安東州　夏四月李璮引兵還攻益都入之遂入淄州　五月蒙古主命諸王哈必齊總諸道兵擊李璮璮兵勢甚張復命丞相史天澤往仍詔諸將皆受天澤節制天澤至濟南謂哈必齊曰璮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

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髙壘遏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弘範臨發父柔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弘範營城西璮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璮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内伏甲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夜後濠加深廣璮不知也明日璮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　六月朝廷聞李璮受圍給銀五

萬兩下益都府犒軍遣青陽夢炎帥師援之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　八月蒙古主命史樞阿珠各將兵赴濟南李璮帥衆出掠輜重將及城北兵邀擊大敗之璮退保城史天澤命築環圍璮自是不復得出董文炳知其勢蹙抵城下呼璮愛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璮耳餘來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縋城降璮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為食璮知城且破乃手刄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

淺不得死為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為蒙古所有事聞贈璮檢校太師賜廟額曰顯忠初璮兵有沂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哈必齊配蒙古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言於哈必齊曰彼為璮所脅耳向天子南伐或妄殺人雖大將亦罪之是不宜殺也哈必齊從之然他殺之者已衆皆大悔時山東尚未靖蒙古主以文炳為經略使文炳至益都從數騎便服而

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璮故將吏撫諭於庭下所部大悦山東以安初天澤征璮蒙古主臨軒授詔責以專征天澤至軍未嘗以詔示人既還蒙古主慰勞之時言者謂璮之變由大藩子弟盡專兵民之權天澤奏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及張柔嚴忠濟子弟皆還私第